



别来无恙 (二) 命运

当他把零钱扔给恩熙那一刻起，
就注定了恩熙对他，
根深蒂固的“讨厌”。

郑媛◎著



别来无恙（二） 命运

当他把零钱扔给恩熙那一刻起，
就注定了恩熙对他，
根深蒂固的“讨厌”。

郑媛◎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来无恙.1 / 郑媛著. - 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7
(花裙子书系)

ISBN 978 - 7 - 80742 - 168 - 9

I .别… II .郑… III .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7675 号

此书由台湾诚果屋出版社授权

书 名: 别来无恙(一)
作 者: 郑媛
策 划: 汉霖文化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)
发 行: 北京汉霖文化发展中心
网 址: WWW.BHZWY.COM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: 5.75
字 数: 88 千字
版 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12.00 元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742 - 168 - 9

邮政编码:330006

发行电话: 010 - 64293855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)



爱情赏味，值得久远

才华洋溢的郑媛

献给品味绝佳的您

郑媛

《别来无恙》

(三) 轮子

他为她所做的这许多事，松动了她心中某些原则？
还是她所谓的“原则”，并非如自己想象的，那么牢不可破？
命运之轮开始翻转，在人生的某一时刻，抉择就像俄罗斯轮盘，
是天堂与地狱，非是即否的是非题。

谋仲堂热烈的追求，已经造成恩熙的迷惑。
原来感情竟然跟未来一样，都有一对翅膀，都是梦想，都是云乡。
即使恩熙努力抵抗，然而另一方面，她却又渴望拥有翅膀。

人怎么能在矛盾下不断对立、挣扎、前进、后退……
怎么能封闭感观又努力追求，有一天展翅高飞的可能？

幸福本来就是虚幻的，只是一种意识、一种知觉。

失去对甜的味觉，世上最甘美的糖味都将苦涩。
如果她能感受——强烈地感受，那么痛苦与快乐——
在未来，她都将一并品尝。

失去对甜的味觉，
世上最甘美的糖味都将苦涩。

新 书 预 告



贝晓风年轻漂亮、气质优雅，在经历了家道中落、母亲出走、父亲去世一系列的打击后，毅然承担起抚养两个妹妹的重担。

在精品店当店员的她，在生日当天被同事逼穿店里的名牌服装，这时却巧遇气质儒雅的富家公子冯君翰，两人一见钟情。

被误认为名家千金的贝晓风贪恋于爱情的甜蜜，一直不敢道出自己身世的真相。然而谎言总有戳穿的一天，那时她该如何自处……

《爱你！别怪我》（上、下）



安琪

冯君翰无法接受被自己心爱的女人欺骗的事实，然而表面的冷酷并不能减少他内心的痛苦。分手一年后再次见到贝晓风，他才发现，她仍能在他心中掀起滔天巨浪。在贝晓风精品店同事的指责下，冯君翰终于相信贝晓风的真情，并在切身体验贫穷生活后，对贝晓风的欺骗完全释然，然而要怎么赢回恋人深受惊吓的心？冯君翰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妻行动……

NEW



郑媛

《别来无恙》

（四）神的礼物

如果这是神的礼物，那么这一定也是神的玩笑。

姜羽娴说：

“我绝对不会允许一个我最讨厌的女人，进我们家的大门！”

谋仲棠说：

“我的抉择就是爱情。我爱你，恩熙，你比我自己更清楚。”

恬秀说：

“你的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上，你知不知道？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一定会遭到天打雷劈，神也会帮我惩罚你！”

恩熙说：

“如果这是宿命注定的相遇，那么我一定比谁都认真，认真跟主宰命运的神，豪赌这一回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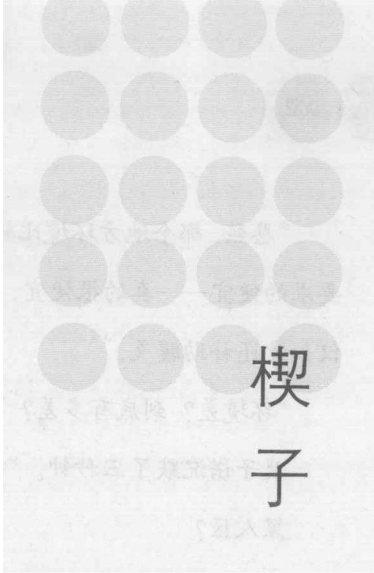
恩熙的话，神确然已经听见。然而，神的旨意却背离她以为的方向，给予恩熙意想不到的礼物。当宿命的轮子开始旋转，神非主宰，只是引导，命运掌握在当下，在恩熙手中……

新

书

预

告



楔子

这一天清晨，天气阴。

昨夜德州与俄克拉荷马州的交界处刚下过大雪，雪深积达一英尺，今晨的气候出奇寒冷，地上的积雪立时结成冰晶，标号I35公路上地表十分湿滑，但每辆车子开到桥上平均车速依旧不慢。

李恩熙气喘如牛的老车子依旧维持七十英里时速，在公路上高速行驶。从这条高速公路一路由德州开到俄克拉荷马，预计需要五个钟头的时间才能抵达，她捺着性子，思索着裴子诺三天前在电话里提到的条件。

“恩熙，那个地方环境比较差，但是绝对能达到你唯一要求的便宜——真的很便宜，每个月只要三百块美金，不仅如此还补助暖气。”

“环境差？到底有多差？”

裴子诺沉默了三秒钟。“那地方是标准的黑人区。”

黑人区？

她一点都不担心住在黑人区，她唯一担心的问题，只有公寓脏乱与租金昂贵。

“但是你要一个人在黑人巷弄里行走，不怕吗？”

“怕什么？我尽量别在晚上出门就没事了。”

“可是黑人区并不平静，结伙抢劫闹事的不提，你不怕黑枪吗？”

“黑枪？”她笑出声。“我又不混黑道，黑枪不会找上我。”

“他们开枪的时候不会管你是谁，就算杀错人，他们也不在乎。”

“听起来美国好像没有法制。”

“我是认真的，恩熙。”

她听的出来，裴子诺的声音很严肃。“我知道，”她放柔声调。“谢谢你关心我。”

“再考虑一下，我不喜欢你住那个地方，因为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你明明可以——”

“子诺，谢谢你帮我找房子，等家搬好我会跟你联络。”

那一天，恩熙就这样挂了电话。

她明知道子诺的意思，然而她不希望听见他说出口，因为那答案是她讳莫如深的禁忌……

尽管刚下过大雪，地上结着厚冰，但德奥边界本来就荒凉，公路上的车子不多，车行的速度都很快。

恩熙小心地开着车子，车速一直维持在七十英里左右。昨夜的大雪早已经停了，但阴沉的天气导致车辆必须开启大灯照明，否则公路警察就会立刻尾随跟上开罚单。

前方就是州际桥，恩熙驾着车子准备上桥，她略微加快行车速度，担心进入市区后天色已暗……

咻！

一部红色跑车突然以时速约一百英里的速度，从交流道直切上桥，它横向越过恩熙的福特老牛车，只差三秒钟两车就相互相撞，然后那部跑车居然直接撞向高速公路的分隔岛。恩熙错愕地看到那部撞向分隔岛的红色跑车，因为强大的冲撞力使跑车整个撞得稀烂，紧接着就像电影情节一般，轮胎和排气管就像3D电影动画一样，朝她的福特老车喷射

过来，每次都仅差一厘米就砸上她的挡风玻璃……

然而恩熙并没躲过噩运，避开在公路上乱飞的轮胎和排气管后，那部撞向分隔岛的跑车已经像一堆稀烂的破铜烂铁，如同弹珠效应一般，自分隔岛弹向恩熙的车子。在恩熙只来得及睁大眼睛的下一秒钟，猛烈地撞向恩熙的车子左前方，将她的车子撞离正常车道，飞向公路桥墩——

福特车冲撞的撞击力，立即将冰冻易碎的水泥桥墩整个撞毁，恩熙的胸部在这两波强烈的冲击中撞向方向盘。突来的冲撞让她感到一阵窒息，然而她还来不及感到疼痛，车子被撞毁的前半部已经冲出桥墩，挂在桥墩上摇摇欲坠，下方就是深达三十五英尺的冰河……

就在恩熙福特车的后方，一部大型货柜车紧急踩住刹车，尖锐的刹车声几乎穿破人的耳膜。恩熙知道一旦货柜车撞上自己，无疑地，连人带车她将直接坠落深渊。

这一刻，恩熙张大了眼睛。

她无法呼吸，无法尖叫，无法动弹……

她知道车子一旦坠落在万丈深渊的坚硬冰河上，必定车毁人亡……

她将完全没有生还的几率。

货柜车在最后一刻踩住刹车，在雪地上留下一道深长

的刹车痕。

然而危机并未解除，恩熙的车子就这样挂在桥墩上，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朝前倾斜，整部车子摇摇欲坠……

“My God! Are you all right? !”

那个受到惊吓的货柜车司机打开车门，赶紧跑下车查看，而这惊险的一幕让这位毕生从事劳动、年已半百的白人吓得目瞪口呆。

恩熙双手仍然紧握着方向盘，她张大嘴巴，急促地呼吸着……

她脑中一片空白，根本无法回答任何问题。

“Please! Don't move, just wait! OK? !”

货车司机在车外大声喊叫。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报警，五分钟后州警开着警车火速抵达，查看车祸现场后立即要求警队调来一部大型吊车。

同时间救护车抵达，警察与救护人员不敢冒险将恩熙拖出车外，人们焦虑地等待着吊车前来，救护车只能先行急救那部红色肇事车辆里的伤者。

恩熙看到那部已形同烂铁的车子，车门被撞得不成形，人力无法将车门打开，警察只好使用电锯把变形的车门锯开，然后拖出车子里重伤的驾驶员……

整部跑车内只有驾驶员一个人，驾驶员显然已经昏迷，恩熙震慑地看到红色鲜血从男人的侧脸颊淌下……

就在急救医护人员将伤重的男人抬到担架上那一刻，恩熙看到那男人的脸孔——

顷刻间，恩熙张大了眼睛，她的神色因为看到男人的脸孔而惨白。

那男人眼角、嘴角与鼻孔内流出的鲜血不足以惊吓到她，而是那张霸气的脸孔上深刻有力的五官，让她想起了一个早已被刻意压抑、遗忘的名字——

谋仲棠。

这一刻，前尘往事一幕幕，如潮水般涌入恩熙的脑海……

她茫然地回想起三年前，那恍若隔世的潮湿往事。

第



章

李恩熙站在走廊里，很认真地擦拭着教室窗台上的透明玻璃。

她不是没看到手表上的短针即将走到六点钟位置，长针已经叠在四十分上，再过二十分钟，她到便利商店上班打卡就会迟到。

但这是她分配到的工作，这个礼拜她已经有两次早退的纪录，再早退一次就一定会被记过！而且刚刚班导师才找她到办公室谈过话，导师语重心长地告诉她，这学期只要她再记一次小过，就会满一大过留级。

还有半年，恩熙才能从这所私立餐饮学校毕业。

她需要文凭，因为她需要钱。

恩熙很清楚，只有拿到正式文凭才能确保她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——即使只是一份饭店服务小妹的工作。

只要早日靠自己的力量赚钱，搬出舅舅与舅妈还有舅舅的三个小孩——总共六人挤在一起的八十几平方米的小公寓，她愿意忍耐。

“恩熙！”

一个开朗娇憨的声音呼唤着自己，恩熙不必回头就知道，这是自己的好朋友宋恬秀的声音。

“听说刚才老师找你到办公室？”打扮得体的宋恬秀，揶揄地低笑问着闺中好友。“怎样，被训了一顿吧？”

恩熙对好友笑了笑，目光在恬秀美丽的粉红色洋装上停留了三秒钟，才若无其事地别开。

这所学校规定，每周三、五学生可以不必按校规穿着制服，也就是周三与周五是便服日，但这两天却是恩熙最头痛的时间，因为她不像恬秀，来自一个幸福富裕的家庭，她那简陋的夹板衣柜里没有几件便服可穿。

她宁愿每天穿制服，事实上她也只能每天穿制服——例如今天是周五，她身上穿的就是制服，虽然她明知

道自己在周五这天穿着制服，在其他学生眼中简直就是异类，然而她别无选择。

恩熙有强烈的自尊，她宁愿穿制服招人嘲笑，也不愿让同学们看见她生活上的贫穷与困窘。

“唉，恩熙，”恬秀看了一眼手上的名牌腕表，这是她去年生日，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“快要六点了，你上班迟到了怎么办？”

恬秀敢打赌，这所学校里没有任何学生能猜到这块腕表的價值！当然，恩熙就更不可能猜到了！

恬秀最清楚恩熙的环境，因为她们两个人是好朋友，恬秀想知道的事恩熙都会告诉她。

恩熙看了好友一眼，淡淡回了一句：“没关系。”

在这所学校里，唯有恬秀愿意跟她做朋友，而讽刺的是，偏偏恬秀的家境好得不能再好，相较于恩熙的身世背景，一个是天上的云，一个是地下的泥。

就连恩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出身富裕的恬秀愿意与自己做朋友，而且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——

“你不是说找工作不容易吗？如果月底领不到薪水或是被扣钱，年底你凑不出学费，到时候不能毕业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啦！你想太多了。”恩熙笑一笑，回头继续擦拭

窗玻璃。

恬秀的父亲是大学教授，再加上恬秀的祖父是建商名人，死后遗留下许多地产与房产，宋家日子过得十分富裕，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千金大小姐。

然而恬秀的双亲对女儿的要求却不高，只要恬秀高兴就任由她随自己的性格发展。恬秀有一对好父母，这是恩熙最羡慕，却一辈子无法达成的愿望。

“怎么会想太多？”恬秀抢下恩熙手上的抹布，然后赶紧丢在地上，像怕弄脏自己干净的手。“喂，我们先说好，如果到时候你缴不出学费就告诉我，我一定会求我爸帮你的！”

恩熙愣了愣，然后她发自真心露出笑容。

恬秀也许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身上有一股难以抹去的娇气——恩熙就时常感受到恬秀的大小姐脾气，然而恩熙也感觉到恬秀对自己的好。

例如买饮料这件事，恬秀不喜欢排队，她会甜着声央求恩熙帮她到学校餐厅排队买饮料，并且很大方地给恩熙足以买两罐饮料的钱，其中一罐是恬秀自己的饮料，另一罐就当做是给“勤劳的恩熙”的报酬，即使恩熙没有钱买饮料也根本没有喝饮料的意思。